



楊獻武 回忆录 上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成武回忆录. / 杨成武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2005 再版)

ISBN 7-5065-1374-9

I. 杨... II. 杨... III. 杨成武—回忆录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 017179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207 工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5 年 4 月第 2 版 2005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开本: A5 印张: 26.375

字数: 481 千字 印数: 29001-32000 册

定价: 上下册共 99 元(平)

自序

我从一九二九年参加农民暴动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至今近六十个春秋了，也算是一个“革命军中的马前卒”。几十年来，每当想起革命的艰难历程，流血牺牲的战友，如同父母的人民，总有一种内疚感，难以平静。我之所以在晚年孜孜撰写这部长篇回忆录，也完全出自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对先烈的缅怀之意。至于我个人在历史上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这部回忆录，分上下两集。上集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下集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写作过程中，尽管我本着严格的求实之心，由于时间跨度较大，疏漏之处难免，诚望我的老首长、老战友以及广大读者教正。

我们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变革时期，举国上下同心振兴中华，令人振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我们这些“老兵”的共同心声。

寥寥数言，权以为序。

杨成武

目 录

开 篇	(1)
第一章 长 征 (上)	(21)
别了，于都河	(21)
战略转移	(31)
夜行军	(38)
进逼道州	(45)
血战湘江	(53)
担架上	(65)
手足情	(72)
强渡乌江	(80)
第二章 长 征 (中)	(99)
伟大转折	(99)
回师遵义	(112)
四渡赤水	(122)
智取三县	(128)
飞夺泸定桥	(138)
神兵天降	(169)
越过夹金山，意外会亲人	(179)

小金川畔·····	(192)
从卓克基到毛儿盖·····	(198)
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	(214)
第三章 长 征 (下) ·····	(241)
白龙江畔·····	(241)
突破天险腊子口·····	(251)
哈达铺整编·····	(269)
六盘山上·····	(279)
连长王友才·····	(287)
英勇捐躯河连湾·····	(294)
长征胜利万岁·····	(299)
恸悼黄开湘同志·····	(309)
东征·····	(321)
第四章 挺进敌后 ·····	(336)
誓师云阳镇·····	(336)
再度东征·····	(355)
初战·····	(372)
冯家沟伏击·····	(390)
建立抗日根据地·····	(403)
斋堂合编与东、西庄大战·····	(430)
第五章 反“扫荡”(上) ·····	(456)
军事解决“七路军”·····	(456)
改造“十路军”·····	(471)

血战大龙华·····	(499)
“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	(519)
第六章 反“扫荡”(下) ·····	(547)
南管头被袭·····	(547)
重返娄山·····	(556)
踏勘狼牙山·····	(568)
敌后的检阅·····	(577)
正太之役与日本孤女·····	(587)
东团堡歼灭战·····	(603)
巧破“铁壁合围”·····	(620)
梯子沟突围·····	(645)
壮士一去兮·····	(663)
第七章 齐心合力渡难关 ·····	(679)
岁月多艰难·····	(679)
锄奸英雄宁亚川·····	(694)
血洒燕赵地·····	(713)
五峰寨遇险·····	(729)
第八章 攻势作战 日军投降 ·····	(736)
告别一分区·····	(736)
东进冀中·····	(751)
初到白洋淀·····	(763)
人民——母亲·····	(774)
地道奇观·····	(789)

平原流火.....(809)

反攻进行曲.....(827)

开 篇

一九一四年农历九月九日，我出生在闽西长汀县张屋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能”字辈份，名曰能俊。祖父杨秀芳，很早就去世了。父亲杨殿华，嫡亲这一支还有母亲、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伯父杨棣华那一支还有伯母、两个堂兄弟和一个已经出嫁的堂姐。叔父杨茂华和婶母没有孩子。加上年事已高的祖母，全家共计十三口人。父亲没有上过学，种了一辈子田。伯父和叔父仅读过几年书，后一直做小买卖。十三口之家由祖母维系着。开饭时，祖母带着几个儿子和我们这些小孙孙先吃。我们围坐在一个白茬大方桌旁，满屋是噼里啪啦的碗筷声。伯母、母亲和婶母从来不上桌，总是等我们吃完了再随便吃几口。祖母在三十岁上守寡，就这样拉扯着一家人，艰难地生活着。我投身革命，阔别二十五个春秋后，于一九五四年和妻子赵志珍回乡探亲时祖母还健在，不过她老人家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只是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我和赵志珍的脸，默默地掉眼泪。一九五七年，她以九十七岁高龄辞世。

我六岁上学，在村里念私塾，读《论语》、《孟子》、《大

学》和《中庸》等，虽然当时理解不了“子曰”之类的古意，但背诵却是用功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屋子里，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读起古文来朗朗有声。一次，因为顽皮教书先生罚我跪在孔子圣位面前，我不懂为什么硬要这样做。

后来，我的堂姐嫁给教会学校一个姓林的作儿媳，她在婆家读完了中学。在我九岁那年我从私塾转到上杭县回龙圩教会小学。从读《四书》改为学语文、算术、念圣经。和我一起上教会小学的还有两个堂兄弟。教会小学设在一幢四层楼里。我们住第四层，第二层是课堂，第一层是天主教堂，第三层平时空着。

一天，来了几个高个子、黄头发、蓝眼睛、身着白色教士服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洋人。他们是美国传教士，从广东来，听说要在上杭逗留几天，然后转赴上海。他们住在第三层楼上。对他们房子里那雪白的被子、雪白的毛毯、雪白的床单以及可以折叠的行军床，我们都觉得很新鲜。出于好奇，乘他们不在屋时，我和两个堂兄弟溜进去，在行军床上躺了躺。实在不巧，洋人突然进屋。他们说我们把床单弄脏了，罚我们立正站着。站了很久，他们吃饭去了。我不知罚完站以后还有什么样的惩罚，趁他们不在，跑上楼拿了把雨伞，别的什么也没带便逃出了校门。当时，天下着细雨，汀江两岸雨雾蒙蒙。我独自顺着江岸往渡口跑，决心回家去，不在这儿呆了。一路上，我

的心一直不平静，总觉得受了侮辱。我想，我们不过是在床上躺了那么一下，有什么呢，他们就这样无情地惩罚我们。我深深感到，中国人在洋人面前地位低下！

过了几天，堂姐的公公派人叫我回去上学，并解释说：对这些传教士，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忍着。还说：求学要紧，不要因为这个就辍学。可是无论来人怎么劝说，我也不肯去了。他后来又派人来过一次，我还是不去。我下决心不沾洋人的边，与教会小学一刀两断。

这时，我的一位远方叔伯哥哥杨能昆，从福州政法大学毕业，回到长汀，在公立师范学校当教育长，于是我就同他的弟弟以及他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一起去长汀上学。

长汀是州府，教育颇发达，有二十多个小学，七八个中学，有女子高中、男子高中，有中等专业学校，商业中学，乡村师范，公立师范，还有英国人办的中西中学，求学之风极盛。开头，我在长汀第一小学读书，毕业后考进福建省立第七中学——现在的长汀一中。

在这里，我接触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读初一时，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先后发生了，我和同学们一道上街，参加游行示威。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第十四军、十七军打到长汀，我们跑到城外去迎接。北伐军攻占了武汉和南昌的时候，我们也都上街游行庆祝。从此我知道了现代史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重大事件。“济南惨案”发生了。日军杀了我国谈判使节和一些外交人员，我们学生又立

即上街举行抗议游行。“四·一二”大屠杀发生后，我们毫不畏惧，全都上街示威。许多老师、同学热血沸腾，忧民忧国，对我影响很大，以致几十年过去了也不能忘怀。英文老师傅维玉，是傅连璋同志的侄女，教我读了三册英文课本。至今还记得几句。她是左派，后来去美国，听说前几年在美国病故。傅连璋是长汀博爱医院院长，当年就相识，后来他也参加了红军，从事医务的领导工作，一道长征。“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害至死。童小鹏与我同年，他上的是乡村师范，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我们一起在红四军工作、战斗。美术老师黄亚光，是日本留学生，解放以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回福建省作领导工作。我到福州军区当司令，到职后首先拜望的就是他……

父亲种田，伯父和叔父做小买卖，收入微薄，要应付一家十三口的花销，所以我上学是比较清苦的。一天的饭费也就只一毛多钱，光吃饭，没什么菜。一大家子人为了给我拼凑学费操了不少心。特别是婶母，平日省吃俭用，每年养兔子积攒了一两元钱，自己一点也舍不得花，全都拿给我。她十分疼爱我，把我从小带大。原说要把我过继给他们的。解放后，她还健在。我每次给父亲寄钱，也都同时给她寄上同样的一份。

我刚考进福建省立第七中学时，有一个同乡在福建省立第四高中，即将毕业。他叫张希尧，参加革命后改名张赤男。

我的革命生涯，是与张赤男同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张赤男是长汀县宣城区长丰乡人。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世交，有着很深的友谊。他弃学从戎，从第四高中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学习。“四·一二”大屠杀后，他参加了广州和海陆丰暴动，后来负重伤于一九二七年转回闽西，与张鼎丞、邓子恢一起开展闽西农民运动。闽西特委派他到长汀，以教员职业为掩护，领导长汀、上杭、连城、宁化、武平一带的地下革命运动。于是，他成了我们的老师。

那时他和我同住在学校附近的张家祠堂里。他向我们讲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革命实践。他谆谆诱导，娓娓倾谈，经常至深夜方休。在那一闪一闪的油灯下，他向我们描绘共产主义锦绣前程，抒发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在我的心灵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焰，进行了重要的革命启迪教育。

当时，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正在重新聚集力量。闽西的共产党在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领导下，于龙岩、永定等许多地方发展了秘密党员和农会组织，汀江两岸的农民运动也正在开展。特别是长汀、上杭，地处武夷山下，毗邻江西，依山傍水，是这一带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需要尽快发动群众，组织暴动，实行武装割据，把龙岩到长汀的闽西农民运动联成一片，以推动革命形势的

发展。张赤男积极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小小的祠堂天天都有衣衫槛褛的农友来“作客”。他利用节假日下乡串联。一天晚上，在宣城区上畚乡的一个小院落里，他聚集起秘密串联的几十个农友，举行成立农会宣誓，发出“同心同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抗捐税，分田地，为穷苦人打天下”的誓言。此后，这里也就成为四县党组织的活动中心了。到一九二八年底，他领导几个村庄的党组织发展了五六百个秘密农会会员，为组织农民暴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一九二九年一月初的一个晚上，张赤男对我们说：“我看你们莫念书了，跟我去闹暴动，缴民团的枪，怎么样？”我们说：“好啊，走！”

暴动首先从古城动手。

古城是从闽西到赣南瑞金的咽喉要地，位于两省三县交界处，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

张赤男同志带我们赶到古城后，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古城党组织的负责人刘同志。紧接着，召集骨干会，研究暴动的具体方案。当时古城的反动民团共有三十多人，二十几条枪。怎么打法？有的主张强攻，有的主张偷袭，张赤男同志要大家讨论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同志们在议论中提到这个民团团长的特点：这个家伙不懂军事，喜欢吹牛，吓唬百姓，实际胆小如鼠，最怕死不过。根据这人特点，张赤男同志决定从他身上作文章，

智取这股民团的武器。一天晚上，我们把这个家伙诱来，向他阐明我党政策，叫他看清形势，晓以利害，同时给他指明了一条出路。这个胆小鬼马上表态，只要能够活命，怎么着都行。当夜，他回到民团团部嗑呼：“今夜没事，给大家放假，把枪集中团部，留两个人看守，其他人都回家睡觉。”他把团丁们放了羊，自己便溜之大吉。半夜，张赤男闻讯后，率领几十个农会会员在群众的配合下，冲进民团团部，缴了民团的全部枪支，胜利完成了首次暴动。

从此，长汀的党组织有了武装。天一亮，张赤男又召集群众，开仓分粮，烧毁田契，公审和枪决反动地主，民心大快。紧接着，他率领这支武装，奔袭四都，深夜突袭又消灭了四都民团，缴获了十几条枪，壮大了队伍。

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两个区的暴动的胜利，给长汀的人民很大鼓舞，许多农会群众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同时，反动派受到很大震动，各乡地主纷纷逃往长汀城。

盘踞在汀州城的地方军阀、混成旅旅长郭凤鸣，亲自带着主力赶至四都“围剿”工农武装。张赤男同志开罢群众大会，分了地主的粮，趁敌人未到前，便带着队伍上了山，在一片绵延的林海里，钻山沟，穿密林，向汀南一带移动。郭凤鸣带着大队人马赶至四都，看到的是被枪决了的反动地主的尸体、随风飘零的契约、账本的灰烬和被捣毁的民团团部，尽管气得咬牙，可是面对连绵无际的林海，无可奈何。

张赤男同志根据敌人加强联防的新形势，在策略上采取了守势，等待时机。他把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散活动，选择敌人联防薄弱的地方，从森林里突然出击，还打了几个小胜仗。他亲自带领我们十几个人组成的一个小组，住在山里，搭草寮、吃野菜。山下的农会会员偷偷背上粮食、被子，上山寻找我们。这是一段艰苦的日子。闽西大山里，大多是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人走进去，抬头看不到天空，绵密的枝叶稀稀落落地滴着水珠，地上积着腐烂的树叶，陡峭的山坡上留着野猪踏下的蹄印，白天也似黄昏，入夜则蚊虫成阵，虎啸狼嚎。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张赤男同志斗志始终旺盛。针对个别同志的思想苗头，在战斗间隙，他给我们讲列宁怎样领导武装起义，赞扬列宁在革命低潮时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讲毛委员、朱军长在井冈山艰苦奋斗的情景和同敌人斗争的胜利消息；讲共产主义的未来远景。在他的鼓舞下，大家提高了勇气，增强了信心。深夜，伴着风啸林吼，我们透过树叶的点点缝隙，仰望星空，憧憬着未来的美好革命前程。

正当我们处境艰难的时候，喜从天降，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亲自率领红四军攻入长汀，一举消灭郭凤鸣部，击毙匪首郭凤鸣，把他的尸体示众三天。乡亲们从百里之外赶来长汀观看，以致长汀城家家住满亲友，赛过盛大节日。

红军的到来，在闽西的“这堆干柴”上，燃起了熊熊

火焰，使闽西的革命蓬勃发展起来。在红军进入汀州后，张赤男同志带着队伍赶进城，通过长汀城党组织召集了各区乡党组织和农会的骨干，布置任务，要他们在原有农运基础上积极发展，趁热打铁，全面发动：在汀南以涂坊、南阳、张屋铺、水口、四都为中心，在汀东以新桥为中心，在上杭以才溪为中心，在连城以新泉为中心，在武平以桃溪为中心，全面组织农民暴动，以致使几个县的红色区域联成了一片。到处是打土豪、分田地、烧契约、农民大翻身的革命景象。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到处在欢唱：

三月里来——
气象新，
红军大队——
到长汀，
郭逆风鸣——
不量力，
长岭寨下——
命归阴。

在红军停留的十七天里，不少的区乡迅速建立了苏维埃暴动队、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和妇女会等组织。长汀建立了全省第一个红色政权——县苏维埃政府。

这时，蒋桂战争爆发，毛主席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

回师赣南，发展红色区域。离开汀州时，毛主席让红四军留下一批枪支给地方部队发展武装斗争。在闽西特委的统一领导下，张赤男同志利用这批枪支在汀江两岸四个县各建立起一支赤卫队，编为闽西工农红军第四团、第五团，全称闽西红军第三路军。他任总指挥，负责统一指挥。红军走后，军阀、民团反动武装疯狂反扑，张赤男指挥赤卫队上山坚持游击战争，按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以少胜多，不断打击敌人。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军队建设的经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建国后，有一次，毛主席和我谈起闽西的斗争情况时，问我参加古田会议没有，我说：没有，那时我才是个连级干部。于是，毛主席和我详细谈了古田会议的情况，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一九三〇年初，张赤男指挥的闽西红军一部攻打上杭。军阀卢新铭部和大量民团驻守上杭县城。上杭三面临水，滔滔的汀江水成半月形绕城向东南奔腾而去，只有西面靠着起伏不平的陆地。敌人西边防守严密，东边因有自然屏障，兵力很少。张赤男同志率领四、五团从河东出敌不意地渡过汀江打进城去。当我们攻进街心向前发展时，敌人调整部